关 注

新时代文艺的“新质审美”实践

□毛时安

在中国文联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回望五年来的文艺征程，中国艺术创作显现出新时代文艺之崭新特质。创作者以新时代眼光观察生活，用新时代的艺术样式回应观众、听众、读者的审美期待，在艺术语言与艺术表达上呈现出区别于以往的新气象、新质地，“新质审美”由此应运而生。



时代发展催生审美变革，受众迭代重塑文艺生态。从接受美学来看，每一位受众在接触文艺作品之前，都拥有由时代潮流与个人经验积淀而成的期待视野，这份审美期待始终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当下，青年群体已经成为文艺消费、审美评判与文化传播的主体力量，他们欣赏艺术的口味、审美观念以及对艺术的理解，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把握这种变化，总结新时代文艺创作经验，观察、思考创作之中涌现的新质审美现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时代呼唤新的审美表达

在我看来，新质审美首先体现在价值立场、艺术理念和审美取向等方面的“新”。艺术的现代性首先是理念和价值观的现代。从《哪吒之魔童降世》到《哪吒之魔童闹海》，“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抗争精神一以贯之，契合年轻人在汹涌而来的时代浪潮面前自强自立、努力奋斗的人生态度。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让今天的青年学生和20世纪60年代在风雪中为抢救属于集体财产的羊群而奋斗的英雄小姐妹形成双线结构对话，实现了现实与历史的共鸣。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创新运用现代影视叙事手法，通过舞台时空倒转、多维度时空并置等艺术设计，还原革命先辈的信仰坚守与家国情怀。错落交织的时空叙事、细腻深沉的情感表达，突破了传统舞台的表现局限，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立体化的全新审美体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纵观文艺发展脉络，唐诗、宋词、元曲各领时代风骚，皆因贴合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大众心境与审美潮流。一代又一代造就了连绵起伏的文艺高峰，艺术接受者审美趣味的求新求变，推动艺术自身不断标新立异。进入新时代，社会发展节奏加快，大众精神需求升级。从当下文艺演出市场数据来看，青年群体已成为剧场消费的核心力量，25岁至34岁观众占比近半数。同时，女性审美主体的发展催生文艺“她经济”。他们进剧场、看电影、欣赏音乐，目的首先是悦己，不再满足你说我听、耳提面命单向的艺术“说教”，更在乎满足自己的审美要求和精神需求，在获得沉浸式观感的同时，追求感受身临其境的艺术魅力，拥有和他人、和时代之间更多的连接感与参与感。

近年来兴起的沉浸式剧场艺术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青年人对新质审美的需求。这里所说的沉浸，不仅是一种形式上演员走下舞台和观众同步推动剧情的沉浸，更是一种心灵和情感的全身心投入。为此，创作者要调动一切手段营造艺术情境，使观众不仅能沉浸于艺术世界中，又能有新的情感和审美投入，从而与剧场产生最大黏合度，并提升剧场关注度。同样，近年来的博物馆热、美术馆热也是如此。今天，我们的展览不再只是简单地陈列，不再满足于把展品一件件放好；展览空间的处理、展线的设计也成为一门高度综合的艺术创造，让观众能全身心进入展览营造的情境、讲述的故事中。我们的艺术创造者、传播者，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努力满足观众新的审美需求，这种自觉意识亦是新质审美理念的体现。

于创作中绽放新质之美

除了价值理念，在艺术形式上，新质审美也呈现出丰富样貌。首先是多文本的综合性，而这一综合的根基，在于艺术本体的淬炼。戏曲创作，重在凸显剧种独有的艺术特质；话剧创作，则讲究台词本身的艺术美感。话剧《北京法源寺》以张力饱满、密度极强的大段台词，重现戊戌变法惊心动魄的历史现场，尽显历史叙事独有的思想力量。

多文本综合的典型代表，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于鸟巢上演的大型情境史诗《伟大征程》。它接续《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复兴之路》所奠定的音乐舞蹈史诗传统，是重大主题文艺创作一次崭新的艺术探索。作品由带有序曲性质、描摹曙光初现的《破晓》铺陈开来，分为浴火前行、风雨无阻、激流勇进、锦绣前程四大篇章，依托超文本艺术独有的强大感染力，深情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为人民、为国家奋勇拼搏、无私奉献的历程，唤起观众深沉而热烈的审美共情。

文艺创作，内容决定形式。恢宏厚重的历史叙事，需要与之匹配的全新艺术叙事与表达载体。当既有艺术形式难以承载百年历史的宏大图景，新的艺术创造便应运而生。《伟大征程》打破音乐、舞蹈、戏剧、歌剧、音乐剧、交响乐等单一艺术文本的边界，以情境化的综合演绎，构筑起跨越各艺术门类的超文本艺术形态。《开国大典》篇章里，璀璨烟火与五星意象交相辉映，实现舞蹈与空间艺术的宏大交融；《战旗美如画》中，合唱与舞蹈彼此烘托，让观者深深动容于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赤诚情怀。尤为突出的是影视视听技术的深度融入，宽幅LED屏幕精心铺展一幕幕鲜活的历史图景，为现场表演构筑身临其境的艺术情境。

新质审美在艺术形式上的另一重体现，是艺术本体的泛化拓展。杂技艺术的演进，正是极具代表性的样本。杂技从最初主持人报幕、独立节目依次展演，到连缀成完整主题晚会，再发展出杂技剧，历经漫长探索。从早期杂技剧《天鹅湖》，到近年来广受好评的《战上海》《天山雪》，杂技剧依托艺术本体的拓展，为这门古老艺术注入全新生命力。《战上海》以杂技语言讲述战争故事，完整铺展战争叙事，是一次极为可贵的创新实践。空中飞人、梅花桩、绳梯等高难度技艺，巧妙融入激战郊外、雨夜强渡苏州河、工人护厂等情节，浑然天成。全剧尾声，演员集体造型定格为先烈丰碑，白鸽凌空，落于女战士舒展的掌心，动人至深。杂技演员不只展现技艺的惊险高超，更走进人物的内心，借助绸吊、滚环等技艺，演绎催人泪下的离别场景，传递崇高的革命情怀。

在审美取向上，新质审美体现为对唯美内涵的重新审视。历史上，唯美主义常常被简单等同于形式主义，贴上消极、感伤的标签。事实上，唯美本身并非天然带有消极色彩，在优秀创作者手中，它能够塑造出富有崇高力量、引领人走向更高精神境界的作品。舞剧便是很好的例证，舞剧创作本身，就离不开极具美感的舞蹈编排。《龟兹》《栋梁》等近年口碑佳作，尽显这一特质。已经演出千余场的舞剧《只此青绿》更是典型，不少观众正是为剧中经典群舞而来。静待、望月、落云、垂思、独步、险峰、卧石等一系列精心编排的段落，让观众在感受舞蹈之美的同时，读懂青绿山水独有的东方意境。无论是《只此青绿》里的造物之美、山河之美，还是《永不消逝的电波》所彰显的信仰之美、人性之美、情感之美，都依托音响、色彩、舞美等多重手段，构筑起富有感染力的唯美艺术形态，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之中，深深打动当代观众。

文化自信在新时代持续涌动，国潮、宋韵美学不断破圈，是值得关注的文艺现象。创作者捕捉到大众对民族文化的重新认知与喜爱，主动开展艺术探索，持续收获年轻群体的共鸣。从视觉呈现来看，当下舞台布景、服饰的色彩，较之以往有着明显变化。汝窑天青色等温润素雅的中间色调，成为舞台的重要选择，色彩丰富却不艳俗，带给观众高级的审美感受。

2021年河南卫视春晚爆款作品《唐宫夜宴》，十四位舞者复刻河南博物院院藏乐舞俑的形象，跳出古典舞纤细柔美的固有范式，以丰腴灵动的体态、唐三彩风格的妆造，塑造出鲜活俏皮的唐代少女形象。同年“端午奇妙游”推出的水下舞蹈《洛神水赋》，取材曹植《洛神赋》，还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诗意。舞者何灏浩在水下完成近两分钟独舞，橙红水袖随水流舒展，复刻古画里洛神飘带的风姿，还原出“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的绝美意境。



以精品力作涵养时代审美

今天，艺术所面临的时代挑战，已是全球性的文化命题。放眼世界，自20世纪后半叶起，古典艺术普遍遭遇转型考验，交响乐、芭蕾、歌剧等门类概莫能外。与之相比，新时代中国文艺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既依托国家经济发展为文化建设提供的坚实支撑，也离不开广大艺术家持续的探索与自我精进。

这里可以举出两个典型例证。郎朗、王羽佳两位青年钢琴家在国际古典乐坛脱颖而出，赢得西方古典音乐界的广泛认可。郎朗凭借《钢琴书2》斩获德国古典音乐大奖（Opus Klassik）“年度畅销专辑”奖项，连续两年获此荣誉，以累计十五次获奖刷新该奖项纪录。王羽佳则以富有个性的舞台表达，打破了大众对古典音乐演奏者着装、舞台仪态的固有印象。二人的艺术实践充分表明，全球古典音乐领域的审美趣味正在发生深刻变迁。

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当下艺术的供需关系正经历深刻调整。尽管当前文艺创作品类丰富、数量充足，但契合当代观众新审美期待的精品力作仍有缺口，有效供给尚不充分。因此，文艺创作亟须树立供给侧提质升级的自觉意识。广大文艺工作者既要体察时代变迁，也要主动顺应时代发展，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质审美需求。

新的征程已然开启。期待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潜心打磨精品、更新审美追求，以高质量的艺术创作，为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美的力量、时代力量。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上海交通大学艺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国评协原副主席，本文由本报记者路斐斐采访整理）

以美好的思想感情浸润人心

——读《张烈戏文补遗》

□安 葵

关心当代昆曲的人，大概对张烈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世纪之交，浙江永嘉昆剧传习所演出的《张协状元》（根据南戏同名剧目改编）给人们带来很大惊喜。它对虚实相生美学观念的体现，彰显了昆曲和中国戏曲的特点与魅力。作品保留了原著的“大团圆”结尾，却通过贫女的无奈写出人物命运的悲剧性，表现出创作者新的创造。该剧的作者就是张烈。继《张协状元》之后，张烈又改编创作了《公孙子都》《湘水郎中》《小孙屠》等昆曲剧本。2006年，原文化部授予张烈“昆曲艺术优秀（编剧）主创人员”称号。

2001年，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如何保护、传承和发展昆曲艺术，成为国人关注的大事，而对昆曲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也带动了整个戏曲事业的发展繁荣。张烈在昆曲创作上的贡献很大，他获得的荣誉实至名归。2000年和2019年，《张烈剧作选》和《张烈昆剧剧本选》先后出版。张烈在《张烈昆剧剧本选》后记中说：“我会继续学习，继续努力去编写好昆曲剧本。‘生命不止，笔耕不辍’是我的追求。”大家正期待他不断有佳作问世，他却于2023年不幸去世，令人悲痛不已。

新近出版的《张烈戏文补遗》，主要收录前两本剧作集未曾收录的作品。翻开文集，读者可对张烈有更全面的了解：他不只是昆曲作家，其作品还涵盖瓯剧、越剧、京剧等多个剧种，题材包括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许多作品都有艺术上的追求，为戏曲艺术守正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烈创作的集中爆发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但这一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他从青少年起，就对古典文学和戏曲有浓厚兴趣，曾得到温州图书馆馆长的特别关照，阅读了馆藏所有古典戏曲剧本及理论著作。他一度经商，走遍祖国南北，又广泛观摩许多剧种的演出；担任过教师、技术员、厂长、公司经理等职务，也积累了丰富的生活阅历。这些都为他的创作做了充分准备。

张烈生活在浙江温州。读张烈的剧本，首先能感到他对浙江、温州地域文化和地方戏曲的深厚情感。瓯剧是温州的古老剧种，深深扎根乡土；越剧在当地广泛流行，深受群众喜爱；永嘉昆曲独树一帜；京剧在温州也拥有广大观众。张烈为这些剧种的画廊都增添了新的作品。他的戏既发挥了各剧种特点，又能在各剧种的融合吸收中产生新的意境。

比如，《高机与吴三春》是瓯剧的经典传统剧目，张烈在前辈创造的基础上继续加工，使其焕发新的光彩。绘图巧手吴三春与技艺精湛的织工高机在劳动中相知相爱，这是心灵的相通，也是美的结合，却受到旧观念和恶势力的阻挠而被迫分离。他们相爱时讲，理想的伴侣是“腹饥时一个麦饼两人分”；被迫分离时，三春以麦饼相赠，又以枣、梨暗喻让高机早早离开，以免受害。他们的语言和行动充满民间色彩与民间智慧。三春追上高机后，二人在江心寺盟誓，把美好的情感与温州美丽的景物紧密联系起来。2018年，此剧到北京演出，我观看后深为其凄美的爱情故事感动。张烈还把昆曲《狮吼记》《西园记》改编为瓯剧，使瓯剧在民间艺术基础上增添文人化的色彩。温州是南戏的发源地，瓯剧和永嘉昆曲都继承了南戏传统，张烈为昆曲和瓯剧都改编创作了《张协状元》，使南戏传统在两个剧种中得到继承和弘扬。

张烈在各类作品创作中，既尊重传统，又对传统“意象”和人物有新的理解与阐释。《白蛇传》是许多剧种都演出、观众耳熟能详的剧目，张烈改编创作的越剧《白蛇传》却有不少创新点。西湖八景之一的“断桥”为什么叫“断桥”？剧中白素贞向许仙提出这一问题，许仙解释说：“人心连断桥不断，人心散不断似断。”由此，白素贞感到“莫道西湖景色美，最美还在人心头”，全剧以此思想贯穿。白素贞被压雷峰塔之后，许仙以“断桥不断”的精神风雨无阻守候在塔外，这一精神也感动了佛祖。作品用新的处理表现了真爱的力量。

在《晋公子重耳》中，张烈对有关历史人物的行动和动机也做了新的解释。介子推遁迹山林，不是因为重耳忘了旧臣、没有封赏他，而是看到重耳将“旧物”抛入河中，心生感慨；介子推走后，重耳听信臣下之言火烧绵山，又十分悔恨。这样的描写大概意在避免直白地解释古人。作品还塑造了齐姜、怀嬴两个奇女子的形象。齐姜割破手腕，以血袍赠重耳，鼓励其返国，使重耳“撇下英雄气短，斩断儿女情长”。重耳投秦，秦君又以怀嬴相许以图羁留，怀嬴“学做齐姜”，鼓励重耳归国。作品有历史的悲壮感，能使当代观众产生心灵共振。

张烈在现代戏中塑造了贺龙、向警予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艺术形象，表现他们崇高的精神品质。越剧《瓯江月圆》则展现了新近的生活，表现温州民间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奋斗精神。新厂长肖秋燕遇到许多难题，母亲鼓励她说：“温州女人遇难事不哭。”许多当时的流行语入戏：“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最后回到华大利。”作品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已成为历史，但这些情节场景能引起人们温馨的回忆。此外，张烈的多部作品，如瓯剧《徐定超倡廉惩恶》、越剧《河间吏》、昆曲现代戏《嘉富村琐事》等，表现惩恶扬善、弘扬正义、歌颂真善美的主题，充满正能量。

古人云：人生有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张烈以作品立言，这些作品以美好的思想感情浸润人的心灵，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也是立德、立功。张烈离开了我们，但有优秀作品传世，可谓不朽矣。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书林漫步

电视剧《兰香如故》

将求真向善的精神内核融入绵长叙事

□郝帅斌

随着改编自禾晏山《兰香缘》的电视剧《兰香如故》热播，古装家庭叙事、IP开发与中式美学再度成为热议话题。立足近年来同类题材的创作实践，该剧拓展类型边界重塑文化叙事，为古装剧的思想艺术探索提供了新的经验。

《兰香如故》通过女主角在遭受家族不幸后，如何重新面对生活的成长历程，铺展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和人间烟火。全剧以女主许兰香（沈嘉兰）多次“出宅—入宅”的流动轨迹为线索，其曲折的人生路径，带出大杂院、普通街坊院落、勾栏瓦舍等多元市井空间。叙事视野的下沉，使“宅斗”题材剧集铺展出一幅充满烟火气的众生长卷：在后宅谋生活的丫鬟、家丁，市井街坊中的秀才、教书先生、寡妇、伶人、女工、贩夫走卒、伙计老板……各色人等轮番登场，各有细节刻画和高光时刻，叙事触角也因此深入古代社会各行各业的肌理。

该剧也写到府外由男性主导的朝堂更迭、边防荡寇等大事件，但这些空间的叙写更像点到为止的写意过场，形成言简义丰的表意形式。它既隐约有历史原型，又处在虚构的自由框架中，使人物画卷获得亦真亦幻的演绎空间，也充分调动受众识别历史事件、展开历史留白想象的积极性。

不难看出，《兰香如故》的创作者受《红楼梦》启发，却别开生面。早有论者提出，当下网络上的“宅斗”文多受《红楼梦》衍生的同人小说启发，嫡庶之争的设定即源自对庶女探春处境的知识考古。“宅斗”题材剧集中的典雅对白、服化道呈现、取景布景乃至后宅权力关系结构，皆可见《红楼梦》的影子。《兰香如故》致敬“红楼”，但又在雕琢中式美学的基础上，开辟出新的叙事方向。

全剧以“白茫茫一片”的俯降镜头开篇，传达古典叙事中富贵无常、福祸相倚的警示恒言。仅用一集，便完成沈大学士家族的崩塌叙事。其意不仅在对封建制度解体的隐喻批判，更在于一个具有现代意涵的伦理叩问：覆巢之下，是为名节慷慨赴死，还是隐姓埋名、坚韧地活下去？该剧的价值天平更多倾斜于人的生存价值本身：活下去，好好活，如野草般顽强而热烈。无论穷达，许兰香都凭借读圣贤书获得的智慧修身齐家、兼济他人；然而每有功成，她却处处谦逊退隐。儒家之进取与道家之退守，在她身上得到辩证统一。对于仕途经济这一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道路，她认可其重要性，辅佐林府在变幻的历史风浪中一路过关，却又提醒林大爷与“大丈夫当高官厚禄、封妻荫子”的旧有观念保持疏离。她渴望后宅之外的广阔天地，以写戏唱戏为平生志业，却又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在她看来，庭院之内自有春花秋叶、三餐四季、自然风物，皆是人间值得。

该剧的后宅虽也有复杂矛盾、代际分歧，但亲友相扶、同侪相助、共御外侮始终是主流。在细水长流的日常空间中，剧集从容描写多对年轻人的爱情婚姻，以理性克制的亲密关系处理代替浪漫爱的激情叙事。相较于男女主情感的含蓄克制，许兰香与养父母患难与共的亲情、与吕蕨儿等姐妹互助的友情，更让人共鸣。剧集也由此淡化了同类题材剧的两大要素：“女性竞争”与“偶像爱情”。

在限制重重的古代制度环境下，女性搅动朝堂风云只能是一种有悖历史逻辑的奇观。内宅叙事的天然优势，则在于对日常生活的写实主义表达，以及对人生、人性的深入思考。这也是观众始终喜爱此类作品的原因所在。《兰香如故》把握住了这一类型创作规律：它以女性书写完成价值表达，又不局限于女性意识，而是从古代社会家庭生活中照见当代人的生存处境与生活哲学。

此外，该剧直面悲喜交替、祸福相依的人生本质，刻画生命枯荣、世道治乱、命运沉浮的时间美学。剧中兰香在园林穿梭的镜头，以空间的辗转巧喻时间的流转；沿街叫卖的“时间女孩”设计，则与兰香的人生岁月形成互文，映照她从青葱少女到满头霜雪的一生。秉承这份高远的文化抱负，该剧跳出了“以恶制恶”的复仇叙事，也摆脱了男性拯救的情节模式，将求真向善的精神内核融入绵长叙事，谱写出一曲“自强不息”的生命长诗。

该剧也存在一些同类型剧常见的问题，例如，主角光环难以祛除，剧集对制度环境的刻画也未能做到全篇自洽等。但总体来说，在当下古偶模式固化、精神格局狭隘，以及长剧短剧化、爽感化的生态下，《兰香如故》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女性个体主体性建构的思想资源，重新思考人心与人性；同时以古代社会生活的画卷反照当代人的生活和精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走出一条可行路径。

（作者系《当代电视》编辑、艺术学博士）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发行部电话（同微信）：18600547157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